

雪乃纱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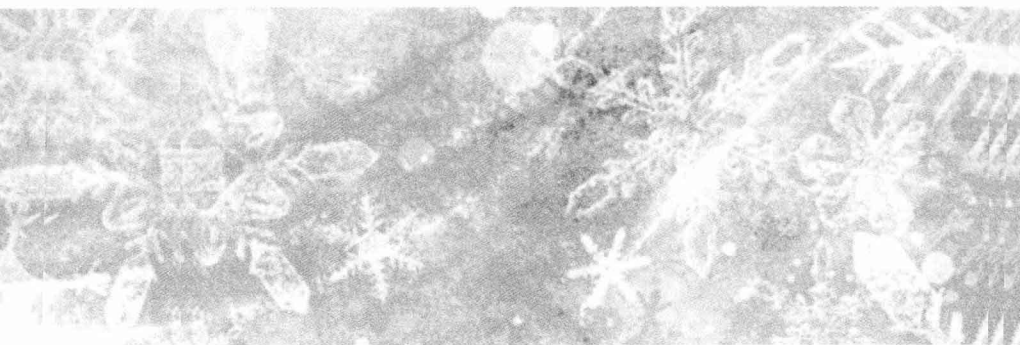
# 彩云国物语

红梅暗香 · 绿风如刃



南海出版公司

〔日〕雪乃纱衣◎著 吕相儒◎译



# 彩云国物语

红梅暗香·绿风如刃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彩云国物语：红梅暗香·绿风如刃/[日]雪乃纱衣著；吕相儒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10  
ISBN 978-7-5442-5548-6

I. ①彩… II. ①雪…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1493号

彩云国物语：红梅暗香·绿风如刃

[日]雪乃纱衣 著

[日]由罗绘里 绘

吕相儒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160千  
版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548-6  
定价 22.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 目录

## 红梅暗香

### 序 章 5

1. ○○，前来报名 15

2. 金狸猫，银狸猫 33

3. 四处追查谜团 60

4. 最后的碎片 91

5. 逆转的构图 104

6. 天真与正义 130

终 章 143

## 绿风如刃

### 序 章 155

1. 革职的危机 163

2. 最近的年轻人 190

3. 脱离冗官行列指挥总部 214

4. 命运分歧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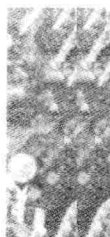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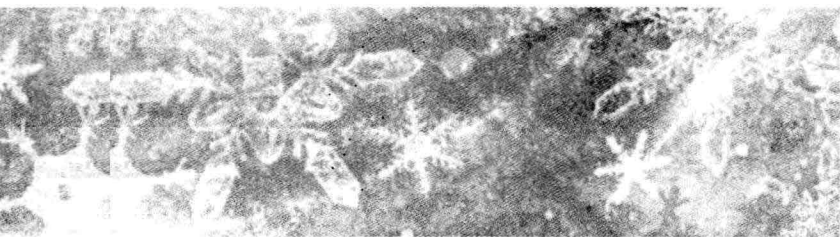
5. 呆呆的兼差 245

6. 蓝之名 268

7. 回击之刃 293

终 章 319

红梅暗香



仿佛温柔地哄着孩子一般，叹息声清晰地落下。

“真的要由微臣担任……”

“孤相信你胜任。”

悠舜闭上眼，咀嚼这不带一丝疑惑的语气。接着，他唇畔逸出微笑，温和得令刘辉也不禁吃了一惊。

“那么陛下，可否请您听听微臣的要求？”

“咔、咔”，不同于脚步声的细微声音在房内回响。代表了主人个性的拐杖声有如春天的雨滴般慢慢响起，最后落在通往王座的阶梯前。那里设了一把正对着王座的椅子。

他略过诸位并排站立在两旁的重臣的目光，来到原本只允许跪拜的地方，大大方方地坐下。

“郑悠舜。”

国王的声音响起，悠舜双手合十，轻轻垂下头。

“鉴于你在茶州的功绩，特此叙勋为尚书省尚书令与宰相。你可愿意？”

“只要您能接受微臣提出的条件……”他的语气沉稳温和，在场之人一时之间不明白他到底说了什么。连国王也大吃一惊。

“条件……”

“是的。”悠舜微微一笑，迅速扳着手指说道，“第一，治理百姓务

必以仁义为重；第二，切勿任意发动战争；第三，切勿只因是王公贵族便赐予具有权力的地位；第四，切勿任意增加律法之中没有规定的官职；第五，务必严防擅用陛下圣威仗势欺人的不法行为……”

温和却明确的话语回响在列位重臣之间。霄太师带着看好戏的表情扬起嘴角，宋太傅则一副几乎要吹口哨的模样。

“第六，断绝贿赂渠道；第七，切勿以税收大肆兴建道观或行宫；第八，君臣之礼务必分明，且礼遇臣下。第九，广开进谏通道；第十，陛下大婚之后，千万不可让外戚干政……”

悠舜扳完十根手指。

“以上十个条件，若您保证遵守，微臣也会叩领尚书令一职。”

现场一片哗然。红黎深啪啦一声挥开折扇，黄奇人在面具之下难以置信地叹了口气。

“悠舜这小子，胆子真大……”

“啧啧，太宠他了吧，悠舜根本没有必要袒护那个乳臭未干的小鬼。”

黎深无趣地低声嘟囔。“正因为没人做，悠舜才会答应。李绛攸和蓝楸瑛目前根本没有这种能力。”

黄尚书瞄了一眼，前方的绛攸和楸瑛露出活像吞了醋的表情。

年轻国王自从登基以来总以不同于先王的温吞形象示人，但是从允许女子参加国试与担任茶州州牧等事看来，他对重要事项的裁决相当专断独行。在茶州发生疫情之际，他固执己见的处理方式更是迅速浮上台面。诸位王公贵族的反对已暗暗升高。然而，借由这次的“条件”，便可以把国王的想法转换成“悠舜的想法”。提出这些桀骜不驯的要求，将使原本指向国王的矛头全部转向悠舜。

静兰与其他武官固守一隅。他垂下睫毛，似是放松地轻笑起来。

“以自身的生命换取绝对的忠诚，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一向独力应战的国王，终于获得了“盾牌”。他闭上眼，微微低下头，握紧拳头，似乎陷入沉思。

为什么悠舜会刻意要求在朝廷文武百官齐聚的场合加官晋爵呢？

一直以为，国王本该独力奋战，完全没想到有人会愿意为他做这些事情。刘辉过了许久才开口答应：

“孤，保证……”

听见这个颤抖着的略显沙哑的声音，悠舜沉稳地微微一笑。小官毕恭毕敬地走上前，悠舜从他捧着的漆盘上，拿起白色羽扇。禁用的紫色与七种准禁色饰带缠绕着垂挂在扇柄上——那是国王授予治理国家之人才佩戴的相国明证。

“那么，敬爱的陛下，微臣愿意接受并诚心领命，担任尚书令与宰相职务。”

后世将悠舜提出的十个条件称为“郑君十条”，这成为刘辉治世的基本理念。这一刻也是被后世称为“最上治”的刘辉治世中，知名辅政宰相第一人出现的瞬间。



## 序 章

秀丽拿着火斗把衣服一一烫平，等衣服恢复常温后，再细心折好，收入衣箱，轻轻摆上“蓓蕾”花簪。她定睛凝视着铺在官服上的薄纸，它正因花簪的重量微微下陷。因为被禁止上朝，秀丽失去了穿这套官服的资格。

她垂下睫毛，闭上双眼。一瞬间，眼神稍稍游移。

对于做过的事情，她没有一丝后悔。她可以抬头挺胸地如此表示。

不过……

不行。深吸一口气平复几近涌现的情绪。好，再一次，从头开始。抬起头。

“接下来，在禁止上朝的命令解除之前，我得找些事情做。”

秀丽合上衣箱盖，挽起袖子，站起身来。

这一天，由于睡得太少，胡蝶眉间的疲惫一直挥之不去。她比平时更加细心地保养秀发与肌肤，随意披件薄衣，不经意地走下楼梯，正好遇见喜滋滋地捧着一堆东西的大东家。

“哎呀，早啊胡蝶，你昨天是不是又应付那个奇怪的客人到三更半夜啊？”

“不是，我昨天去参加众头目的聚会，有点用眼过度，结果太兴奋，反而睡不着……”

“用眼过度？在聚会的时候吗？”

“是啊。对了，您不是去画商那儿卖画吗？瞧您心满意足的模样，看来不是卖画，而是买了什么，对吧？”

胡蝶顾左右而言他，但大东家并不以为忤。胡蝶并不是他手下第一个负责管理妓女的女头目。“不是不是，画的确卖掉了，不过我顺便买了另一幅画。”

大东家向来喜欢收藏艺术品及各类古董，但不会私藏独占，而是毫不吝惜地装饰在姮娥楼供众人欣赏，如此豪爽的个性正是他的优点。他经常二话不说就买下一个价钱足以让一般平民吃喝玩乐一辈子的小壶罐。不过就胡蝶所知，每件东西都物有所值，而且出手前他向来会深思熟虑，不会盲目地大批收购。姮娥楼之所以能长年拥有贵阳第一妓院的称号，原因之一便在于大东家将内部装饰得美轮美奂。

“虽然还是默默无闻的新手，但我一看到作品的瞬间，顿时全身发麻，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虽然下笔还有点犹豫，但我相信此人以后必成大器……”

大东家双眼闪闪发亮，看起来就像个孩子。胡蝶不禁微微苦笑。“既然您这么说，那就不会错了。不知这位画师的雅号是……”

“这个嘛，我就是利用没有落款这一点狠狠杀价买下来的，其实没有也不要紧。反正就和平常一样，我先欣赏几天后，再摆到店内当装饰，请大家期待吧。”

大东家踩着轻快的脚步，小心翼翼地抱着卷轴走向寝房。

办公房内，除了柴凜与刘辉，悠舜、绛攸和楸瑛也在场。

“……上次提到的就是这个和这个。”

柴凜宛如变魔术般把两件东西并排放在刘辉面前。一件是卷轴，

另一件是一枚亮晶晶的硬币。

刘辉、绛攸和楸瑛一脸严峻，悠舜则面不改色地询问柴凇：

“凇，全商连能否尽全力封锁相关情报？”

“可以，所幸公孙大人相当明理。”

“那么就多方麻烦了——凇，不好意思，接下来可否请你回避？”

柴凇点头之后先行告退。

“那么，也请陛下不要在宰相会议上提出议案。”

绛攸察觉到其中的含义，立刻挑眉道：“您的意思是连黄尚书大人也要隐瞒吗？”

“是的，这段时间请暂时对所有人保密。我考虑到一些状况……此外，御史台似乎已经采取行动了，先静观其变吧。”

听到专司监察的部门——御史台这个名字，刘辉等人表情紧绷。

“悠舜大人，您是否有什么顾虑？”

“对了……陛下登基即将进入第四年，微臣认为是不是该邀请知名画师绘制一幅肖像画？翰林院图画局已经提出请求了。”

年少组一时愣住……画？

悠舜以羽扇遮住嘴角，眼角露出笑意，说道：

“事实上，根据内人的最高机密情报，碧幽谷大师目前就在贵阳一带。”

“什么?! 碧幽谷来到贵阳了?! ”楸瑛忍不住大声喊道。

碧幽谷年纪轻轻却是出了名地多才多艺，尤其在绘画方面甚至拥有“当代首屈一指天才画师”的美誉。刘辉与绛攸曾经拜阅过数次，他笔下的绝美世界确实是笔墨难以形容地摄人心魄。不过，碧幽谷本人从不曾公开亮相，而且不知为何，连碧家也不愿将他公之于世，相当神秘。

“这是一个好机会，务必派人前去寻找，郑重聘至宫内，当然，前提是大师愿意留下来作画。”

刘辉与绛攸侧着头，仍然不明白悠舜的意思。为什么忽然提到画？

“是啊……孤也认为他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说起肖像画，记得他……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原来如此……”

“您觉得如何？希望他能完成举世无双的杰作。”

见悠舜明知故问，刘辉诡异地咳了几声。“唔、唔嗯，说得也是。绝对！无论如何一定要大师留下来作画。况且孤兴致正好，不但要绘制肖像画，幽谷大师应该也有其他值得欣赏的才艺！孤也想看看大师在绘画以外的创作。”

“就是啊，很多人都不知道除了绘画之外，大师其实多才多艺。我也非常希望亲眼目睹。因为碧幽谷经常四处游荡、行踪不定，我也要私下分派人手前去搜集情报。”

“很好，吏部正好也有碧家的人，我也去逼问……询问对方是否知道消息。总之，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趁着五金行的价格上涨之前赶快速到……拜托对方。”

看着悠舜面带微笑，宛如在夸奖考了满分的孩子，楸瑛露出苦笑。

“这十年来能指挥悠舜大人这样的属下，燕青大人的确不同凡响……”

绛攸也用力点头——不愧是黎深义父的好友。

宫城一隅，称为政事堂的场所正在举行宰相会议。讨论完碧幽谷一事之后，悠舜前往政事堂，待在国王左手边流畅无碍地处理议案，仿佛这十年来从来不曾离开过。

“因年事已高辞去官职的翰林院长官后继人选一案暂时保留。由于这是统领文学、书艺以及绘画等艺术各局的长官职务，还是先试探碧家的意愿，视结果再作考虑。今天的议案至此全部结束……”

有资格出席宰相会议的官员有数十位，但由于有空缺的官位或如仙洞省长官一样基于某种特殊理由并非常驻的官位，因此通常无法全部到齐，而是由副级官员代理出席，或者依据议案性质由其他官员列席。此外，如果把属于荣誉职位的朝廷三师三公也算在内，那么这六人也能参加宰相会议。

“啊，不对！请等一下！”

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一名白发老人举起手来，让刘辉吃了一惊。

这位官员是仙洞令尹，代替非常驻官职的仙洞令君管理仙洞省。他身材矮小，即使努力挺直背脊也不及刘辉的胸口。不管眉毛还是胡须都有如雪花般洁白厚实，将眼睛与嘴巴埋在其中。他比最高龄的现任官员棹瑜年轻，但是看起来反而年长百岁之多。刘辉每次见他踩着碎步走来走去，就像瞧见了一只可供玩赏的小动物，忍不住想把他抓起来。

不过这半年来，一见到羽令尹就逃之夭夭的，反而是刘辉。因为仙洞省主要负责仙学、天文、历法、气象、占星等，最重要的是……

“刘辉殿下的婚事还没讨论啊！”

羽令尹神采奕奕地大喊道，刘辉二话不说转身就跑。

“啊！请等一下，陛下，啊啊啊啊！”

羽大人不甘示弱地追上前去。身为掌理王家以及王公贵族婚事的仙洞省实际上的长官，从去年开始，他就率领一群步履蹒跚的官员追着刘辉到处跑。

“男人不娶老婆，就算不上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啊啊啊！”

羽大人逐渐远去的叫喊声在长廊不停地回响。

门扉嘎吱作响，又落寞地关上，宋太傅与霄太师揉揉太阳穴。

“羽羽大人一年到头埋首仙洞省的书堆，没想到身体还挺硬朗……”

“他可是比咱们都年长啊……”

姓是羽，名也是羽。由于外貌看起来相当可爱，众女官私下给他

取了个绰号“羽羽爷”，与棹瑜以不同的原因同样大受欢迎，然而当事人完全不知情。作为位阶最高的大官之一，还是高龄的长辈，却能散发出这般亲切感的，唯独他一人。

悠舜面露苦笑，正想抓住身旁的拐杖，却与门下省长官四目相对。

“郑尚书令大人……”

“什么事？”

“关于前些日子您对陛下提出的条件……”

就在这时，门扉再次以几乎被撞破之势推开。

“忘了拿东西。”

刘辉再次返回，把“遗留物”——悠舜扛在肩上，推门而出。

远处仍然可以听见羽大人可怜兮兮的叫喊声：“娶老婆啊啊啊。”

“真令人不快……”

国王与悠舜离开之后，门下省长官——旺季低喃道。霄太师与宋太傅随即将目光转向他。再过不久即将届满六十的他蓄着整齐的小胡子，威风凛凛，即便面对两位长者也毫无惧色。

“在先王陛下的时代，为数众多的名门贵族被满门抄斩，或被逼得衰败没落。门下省有许多贵族对于此怨声载道，我的副官亦如此。”

人称贵族据点的门下省长官——旺季瞄了宋太傅一眼。宋太傅静静接下旺季的视线，过去自己身为将军斩杀了许多贵族，这是不争的事实。

“比较而言，却容许七家和缥家尽量保留直系血亲。”

茶鸳洵与缥英姬成亲一事属于例外，不过鸳洵的胞弟之前就已迎娶茶本家的千金，其子也同样迎娶了直系千金传宗接代。茶克洵担任宗主之所以得到承认，主要是因为他拥有祖母以及母亲方面最为纯正的直系血统。

“相较于别家，七家与缥家获得了太优厚的待遇……各位不这么认

为吗？”

霄太师缩起脖子，没有回答。旺季似乎一开始就没期待响应，他转身看着国王与悠舜离开的门扉，连眉毛也不动一下，然后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我原本期待陛下与先王陛下有所不同……看来血统果然无法改变。陛下自登基以来，数年间无视我们门下省的谏言，断然实行多项政策……即便拿郑悠舜大人做挡箭牌，我门下省一省之长也不可能就此遗忘。”

“旺季大人，再怎么说明贵族的待遇还是比一般平民优厚许多，您不这么认为吗？”

霄太师泰然自若地说道，正要离开的旺大人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那是当然，如果不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将阶级制度划分清楚，就无法使臣民服从。”

宋太傅粗鲁地抓了抓自己粗硬的头发。

“我和你都不像旺季大人，他是正统的贵族。旺家是紫门四家之一吧？”

“没错，现任工部侍郎的欧阳家也是碧门四家之一。”

彩八家从苍玄王时代能够一脉相传至今，正因为有一群人分别辅佐并维系各家的繁荣。虽然时代变迁，新旧交替迅速，但功绩特别显赫的一族被称为门家，为仅次于七家与缥家的名门贵族。然而，正如旺季所言，在先王时代多数名门贵族便已灭亡，或者由于门庭衰微而无法恢复往日的光彩，因此除了少数幸存的门家贵族，势力已大不如前。

宋太傅在面对主导这些战事的先王与霄太师时，除非情况特殊，否则一律服从，绝不多加追问。

“宋，记得你从来不曾过问这些事情。”

“问了你和鸳洵又能如何？我的做法从来不曾改变。”

杀人者总有一天也会为人所杀。宋太傅从来不认为、也不准备老

死在床榻上。一如鸳鸯贯彻信念直到最后，他也早就决定了自己的死法。为了迎接绝对会来临的那一刻，宋太傅一直留在王城。

“霄……虽然多管闲事不太好，但当那群小鬼束手无策，最后跑来求你时，你不要太坏，一定要帮他们，知道吗？”

这番像是在交代遗言的话不禁令霄太师眼角微微扭曲。

宋隼凯不是傻瓜。为什么先王陛下、鸳鸯以及自己要消灭或击溃多数贵族？引进国试制度的用意又为何？现任国王与悠舜正在继续自己一行未竟的工作。然而在抵达目标之前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宋完全了然于心，甚至包括从安排红秀丽成为贵妃以来自己的迟疑。但他当时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少……指使我，你这个剑痴。”因此，他只是像小孩闹脾气一样低语道。

过去自己只要冷冷一瞥就能看清一切，然而不知不觉间事情已错综复杂得令人不知如何抽身。然而霄太师完全不想了解其中的原因。

他抚着小胡子，看着刚得手的画，满意地笑了。

“儿子啊。”

儿子好歹算是官员，但无意上朝，整天留在宅邸无所事事。偶尔会打扮好外出，但肯定不是去工作，而是出门游乐。因为是拿钱买的官位，就算上朝也无事情可做。

“有空的话就帮我做件事。”

一直用交叉的双脚抵着桌子，跷起椅脚摇来摇去，还张着嘴睡觉的儿子微微抬起头。

“做件事？”

“嗯，简单说来，就是类似追求某个姑娘，然后提亲成婚。”

“类似？爹，你在说什么啊？是不是受了哪个大人物的指点？”

“唔嗯。”



“哦——”

就算被告知隔壁的围墙被吹跑了，他大概也会这样随口敷衍地作出相同的回答。

“反正你现在也没有中意的姑娘，对吧？爹知道你从来不写情书，也没有约会过。”

“你、你是神仙吗？怎会知道？”

“你每天待在家无所事事，谁都看得出来。”

“话说回来，对方是谁呀？既然让我去追求，想必是阶位更高的贵族吧？”

“那可是高到不能再高了，就在天上，因为是红家的千金。”

顿了一下，儿子脚一滑，连人带椅大大地摔了个四脚朝天。

“该不会是那个女官员吧？！我绝对不要！”

“哎呀，到时再看着办吧，结婚以后不喜欢再把她休掉不就行了？”

“说不要就不要！我知道爹的意思，但宁死也不要那个每次都像被妖怪附身一样主动选择急转直下的人生、一路只会横冲直撞的女人。而且还动不动就往谷底的谷底的危险的谷底的危险地带乱跑。一旦娶了那种女人，不用想也知道会沦落到一回过神来已经待在不仅要小心落石，连鹿、熊以及猪也会掉下来的地狱深渊，到时肯定会过着在断崖下只能靠吃摔下来的鹿维生的日子。”

有时儿子其实蛮聪明的，父亲心想。这段说明多么简洁有力。

“哦、哦——嗯。可是这么一来爵位会晋升，俸禄会增加，人脉也会拓展，最重要的是可以赚进大把银子，你还能升官，多神气啊。”

“简单说来，就是把我的终身大事卖给某个大人物，以换取金钱和爵位，对吧？”

“没错，儿子，这是那姑娘家的地图。你立刻登门求婚，在对方点头答应、得到承诺之前，不准踏进家门一步！”

“不会吧，真麻烦……”儿子边发牢骚边慢吞吞地站起身来，环视